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

三十

二十七至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錄監生臣沈立銘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二十七

宋 褚伯秀 撰

馬蹄第二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
馬知已此矣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闔
扼驚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
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

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跼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郭註御其真知乘其自然則萬里之路可至而羣馬之性不失夫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有力竭而態作者含哺鼓腹民之真能及至聖人屈折以禮樂懸跂以仁義而民始好知其過皆由乎迹之可尚也

呂註馬之食草飲水相靡相跼知止此矣猶赫胥氏

之民無知無為含哺鼓腹也加之衡扼齊以月題猶
屈折禮樂懸跂仁義以匡慰天下也馬知介倪詭銜
竊轡而至盜也猶民跽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
介間端倪圍曲控扼驚則馬之狼曼則馬之謾知夫
銜扼銜轡介倪圍扼之所在而施其驚曼以詭銜竊
轡此馬之知所以至盜也然欲馬知不至於盜人心
不至於好知者無他反其真性而已矣

疑獨註馬之真性安於飢食渴飲喜則相潤怒則相

踏而已不知其他也及加以銜扼齊以月題額上的
顛象月齊為整飾之唯其勞役馬之形體故馬知介
倪介猶賓介之介兩旁取馬者倪同耄倪之倪牧馬
者也言馬因人制遂知有介倪而詭詐生矣闡者志
之塞扼者體不伸驚如驚擊曼如病曼皆形容其憤
怒之狀詭銜自出其銜竊轡自脫其轡言人害馬之
真性故橋詐而至於為盜此伯樂之罪也赫胥氏上
古帝王之號居不知為行不知適含哺鼓腹民如嬰

兒此外非所知也屈折禮樂之末徒能正其形而不能
正其性情懸跂仁義之末暫足慰其心而不能常安
之也是以民好知而不止此亦聖人之過也

祥道註聖人以仁義慰天下之心而民始疑以禮樂
匡天下之形而民始分夫馬之食草飲水猶民之耕
而食織而衣也喜則相靡怒則相踶猶民之一而不
黨也穿牛絡馬皆人為之過馬之知而能至盜豈善
治馬哉故是篇始終言此以排人偽之極蓋謂棄道

德而徇仁義則君臣父子不能無分疑棄仁義而任
道德則雖禽獸萬物可與族處故以赫胥氏終焉

碧虛註焉之真知唯造父秦丙知之不施鞭策有日
行萬里者至伯樂而下加之衡扼齊以月題而不免
詭銜竊轡之弊也民之常性唯赫胥氏知之不立法
度而民咸遂其天性至堯舜而下則屈折禮樂懸跂
仁義因之以賞罰而鬪爭莫止其弊益甚矣故曰聖
人之過也

膚齋口義云此段又把前論翻出愈奇看他交頸分背字便見喜怒之狀月題今所謂額鏡介獨也獨立而睨怒之狀也闔扼曲頸以扼拒鷲猛曼突也言其抵拒不受羈絡之狀詭計以入銜潛竊以加轡與人抗敵故曰盜是伯樂使之也若無銜扼銜轡之事則豈見其介倪闔扼之態哉民之好知爭利無異馬之詭銜竊轡也

古之聖人以康濟天下為己任唯恐一夫之失所

思有以撫育安全之豈有求於世而然哉蓋出乎
性情之真道德之正在己所當為者也是謂上德
不德下知有之而親譽不及焉逮乎後世樸散民
澆知詐日作出應聖人之運者匍匐重趼所以拯
之於水火諄諄善誘以覺民於迷塗愛利之而仁
迹彰裁決之而義功見節文之而禮興和樂之而
樂出是亦因民所尚適事之宜而為之制度猶未
至甚失也然而治久則玩起法久則弊生更張則法

苛令嚴則易犯亦勢所必至矣吁七竅既鑿其有
復於混沌者乎此馬蹄之所以作旁譬曲喻之所
以繁且廣也未章又論馬之真知以歸當篇本意
至舉赫胥氏之世民知含哺鼓腹而已無為自得
之意槩見於此則上之人不擾可知

南華引古證今覬復淳風於萬一奈何世道交喪
爭歸於利而不可止卒歸過於聖人豈立言君子
所得已哉切於警人心救時弊不得不反以矯之

而或者議其為憤悻之雄則過矣善觀莊子者究其意略其辭可也介倪舊音戛睨聲聳牙而義難通今定從本音言人以知御馬而馬之知介然已見端倪思為詭銜竊轡之計則是馬本無知而人啟其知也

是篇一意語分四節首叙題意以御馬明治民與尚書御馬喻臨民義同而此篇首尾形容馬之性情喜怒哀盡其態雖畫筆之工曾不是過然則人

心之善否又安能逃其精鑒哉次借陶埴立論以演上文言有心有為於治而撻拂天下之性情不若無為而任物之自化也又舉至德之世無知無欲後王立法天下始疑無異伯樂之從事乎燒剔刻錐以求追風之步名曰治之而害莫甚焉所謂聖人之過者設為仁義禮樂以教民號之令之唯恐其不至殊弗悟枝葉繁而根幹衰政迹彰而姦弊作此淳朴之所以散刑罰之所以興上下交兵

而不息也故漆園高言以矯之博喻以化之使天下舍偽還真知所趨向有以見至人之心猶未忍愀然於世也未引上古民淳俗厚熙熙自樂以證皇王無為之效後世聖人束以禮樂慰以仁義求治太過而至於不可治矣 太上曰治大國若烹小鮮南華之論得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二十八

宋 褚伯秀 撰

胠篋第一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滕固扁
鑄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
而趨唯恐緘滕扁鑄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
乃為大盜積者也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

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
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畧之所布耒耨
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以立宗廟社稷治邑
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
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
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
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
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郭註為大盜積為大盜守知之不足恃也如此法聖人者法其迹迹者已去之物非應變之具奚足尚執之哉執成迹而以御乎無方無方至而迹滯矣所以守國而為人守之為大盜者不盜其聖法則無以取其國言聖法唯人所用未足為全當之具

呂註攝緘滕固扁鐻以防胙篋發匱之盜世俗所謂知也及巨盜至則負之而趨唯恐其不固然則世俗所謂知有不為大盜積者乎立宗廟社稷屋邑州閭

以守四境者世俗所謂聖也田成子竊齊國并其聖
知之法以守盜賊之身則世俗所謂聖有不為大盜
守者乎世俗所謂聖知者如此真聖知者固不然也
疑獨註肱者潛開也攝緘滕固扁鐻此世俗之知禦
小盜而以大盜至則負揭而趨向之緘鐻非唯不能
禦盜適足以資盜也世俗所謂知非周萬物之知故
不免為大盜積世俗所謂聖非不可知之聖故不免
為大盜守此老莊所以欲絕棄之也田成竊國并與

聖知之法以守盜賊之身則凡聖人之迹見於法度者皆不免於盜然以田成之安比堯舜不亦過乎曰凡有身而為天下之所寄託者皆糝糠緒餘何足校優劣若夫堯舜之不可寄託天下者豈田成子得以擬議邪

碧虛註知謂造篋匱緘滕扁鑄者積謂哀斂寶貨而畜聚者聖謂掌符璽權衡斧鉞者守謂保宗廟社稷封疆者且齊國之創制立度何嘗不法聖人而田恒

奪其聖知據有其國則聖知者乃大盜之資也

庸齋云世俗之知本為鼠竊之備大盜至則併挈而去矣田氏篡齊以私量貸公量入看左傳所言便見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盜賊之謀戰國時大抵如此故莊子以此喻之

備盜以緘滕肩鐸者世俗之知也穴室負匱探囊者超俗之知也人有超俗之知造化間幾何而一遇哉以之上盜天和以養形保神下盜地利以肥

家富國何不可者而乃甘於妄意室中之藏以希
不義之貨而不顧公論之不可逃遺臭之不可掩
何弗思之甚邪竊嘗考其所由亦有以致之者世
無積而守之彼惡得而奪之然自胙篋之欲充之
而至於竊國信乎履霜堅冰之不可不謹也夫竊
國者非并其聖知之法而竊之雖得國無以自立
則聖知者天下之利器在人用之如何耳其權或
墮姦雄之彀中未有不反為所制者後文云竊鉤

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小盜有誅而大盜無禁是豈齊民之術哉彼既竊國為君而又禁民為盜亦知仁義之不可廢也得非以聖知之法守其盜賊之身乎漆園慨立是論所以誅千古姦雄之心麟經直筆之嚴可以並行於世矣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肥子胥靡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

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
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
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
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
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
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
圍聖人生而大盜起培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
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

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益跖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鈎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益跖而使不

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知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郭註暴主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臣而莫之敢抗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得放其毒而使天下側目哉聖勇義知仁五者所以禁盜而反為盜資則聖人之利天下少害天下多斯言雖信而猶不可亡聖者天下之知未能都亡故須聖道以鎮之也

羣知不亡而獨亡聖知則天下之害又多於有聖矣
有聖之害雖多猶愈於亡聖之無治也雖愈於亡聖
未若都亡之無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
亡其知何其迷而失致哉夫唇竭非以寒齒而齒寒
魯酒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
而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數也且聖人不立尚
於物而不能使物不尚人無貴賤事無真偽尚尚聖
法則天下吞聲闔服此乃桀跖所至賴以成其大盜

者也若乃純尚守朴棄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所以培
擊聖人而我撲自全縱舍盜賊而彼姦自息矣竭川
非以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淵實絕聖非以止
盜而盜止故止盜在去欲不在彰聖知將重聖人以治
天下而桀跖之徒亦資以法所資者重所利不得輕
則小盜之所因大盜之所利也軒冕斧鉞賞罰之當
重者所以禁盜也大盜又逐而竊之反為彼用是以
成其大盜而大盜必行以仁義平以權衡信以符璽

勸以軒冕威以斧鉞盜此公器然後諸侯可得而揭也是故仁義賞罰適足以誅竊鉤者耳夫跖之不可禁由所盜之利重利之所以重由聖人之不輕也魚失淵則為人禽利器明則為盜資故不可以示人也呂註世俗所謂知所謂聖者皆以法為之所為至知至聖亦不出乎聖勇義知仁之名而不知知之所以知聖之所以聖也故四子者不能全其身而跖之徒反資以為盜則世俗之所謂聖知者不免為大盜積

守耳至知在於不知至聖在於無名而世俗之聖知
反所以資盜則利天下少害天下多非虛言也唇齒
以況相因魯酒邯鄲以況非相因而相因然則欲治
天下莫若培擊聖人縱舍盜賊善惡兩忘而已夫心
谷不虛而賊心得以起其間者以聖為淵而壅之也
竭聖川而涸之則谷虛而盜不生矣心淵不實而賊
心得入於其間者以聖為丘而傾之也夷聖丘而損
之則淵實而盜不侵矣此聖人已死大盜不起天下

所以無故也所謂死者不生其心是矣賊心生而大盜起雖重聖人以治天下是重利益也詳見下文并竊之語故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而莫之能禁也諸侯之門仁義存焉則是并聖知仁義而竊之也況其尤大而揭諸侯者乎雖軒冕斧鉞有所不能禁勸凡此皆離真為聖之過而猶以聖法明天下是示人以利器故大盜得以奪之也

疑獨註道有君子有小人得道之正則聖勇義知仁

皆正就其不正者而充之則為大盜而以盜之所謂
道者妄意所藏先入後出知可否分均也凡得其一
者為小盜既得其全者也莊子嘗寓言於雜篇與吾
夫子為對以明大盜與大聖其知一也所用不同耳
善人則資五者以立己惡人則資五者以為盜善惡
皆本於人心而天下為善者常少為惡者常多莊子
所以深矯之魯酒薄邯鄲圍聖人生大盜起此自然
相生必至之理且聖人制法豈有意於起人之偽人

自襲其迹以為偽所謂掊擊聖人者深惡聖人之迹也若禪家所謂我當時若見釋迦瞿曇出世一棒打殺意同縱舍盜賊亦欲息詐偽耳川谷之水相通丘淵之土相掩聖人之迹大盜所資絕聖棄知之意大盜不起爭尚之迹都去矣苟不絕聖知以止盜反重聖法以治天下跖之徒將乘之以為盜是重利之也夫斗斛權衡符璽仁義皆聖人治天下之具莊子意謂凡涉形器法度者皆大盜所資為盜而至於竊國

則斗斛權衡符璽皆為所有而刑賞自己出矣且堯舜三代之所賴以為治者其形器法度與後世同而治亂之迹異者彼所賴雖在此及其成功則此雖存而可以無用也後世認認然唯此之為賴此權一墮姦人之彀則所賴以安者往往以致危田成子之事是也聖人退處幽密而操至權以幹萬化故力旋天地而世莫覩其機威服海內而人不名以武此所以化萬物於術內而天下莫能禦又豈以利器示人哉

祥道註以知治人莫如齊國以知治身莫如四子以
暴亂人莫如盜跖皆曰嘗法聖人矣然齊國不免田
氏之篡四子不逃時君之戮而盜跖竟以壽終是法
聖人而為治者無益竊聖迹而為惡者無害則聖人
之於天下也不足以止盜適足以起盜也莊子非不
知聖人應物適時而已後世禍亂隨之而起者蓋唇
亡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其可以齒寒而責唇邪
邯鄲圍而咎魯耶率歸過於聖人者遺其有迹之累也

碧虛註知之出也或利或害聖之顯也或生或死利害不能惑者至知也生死不能動者至聖也若四子者皆矜知誇聖而自取滅亡又惡知至知至聖哉聖知大盜相因者也聖知生則大盜起大盜止則聖知亡掎擊聖人絕棄之也縱舍盜賊不貴貨也聖知泯絕民性淳厚天下平而無事矣夫竊仁義聖知者欲其貴也盜金寶珠玉者欲其富也然天與之則公人取之則私若公公而私私豈軒冕所能勸斧鉞所能

禁哉

庸齋云四子雖賢而身皆得罪盜跖反以自免此言
賢者不足恃而竊聖知者或以自利也為盜之道是
莊子撰出以譏世其言雖怪而實有理說到不善人
多善人少利天下少害天下多處亦是精絕唇齒川
谷之喻明聖人不為盜設反為大盜之資聖人不生
大盜不起言無聖人亦無盜賊而天下自治也重聖
人而治言聖人復出而治法姦人得之益以欺世戰

國諸侯篡奪而得皆大盜也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既為侯立國則亦以愛民利物為事是并竊仁義聖知也名為大盜者人皆欲逐之今諸侯竊國立於人上故曰揭而世未有用刑以禁止者皆憤世而為此言

世之所謂至知至聖者例不免為大盜積反不若不以聖知稱者無所積而盜莫能窺也故引四賢以證聖知之不足恃夫天生忠賢匡君輔國節義

所在有死無貳而上或不之察惡其逆耳拂情始則踈遠之甚則譴斥之而彼忠不能自明終於戮之而後已吁忠賢之戮姦臣之幸也咎證若此國其能久夫為巨姦大盜豈無其術所謂術者亦不越乎聖知之法以所資者重故所取不容輕然其厲階非一日之積必酌其君上之可罔有司之可欺因時乘勢以遂其背道之舉然猶不免資聖知仁義以為治如前立國者所云一廢而一興川谷

丘淵之消長也聖生而盜起魯酒邯鄲之相因也
雖重以聖知而為治重利益跖也宜矣且竊鈎者
受制於聖知之法而竊國者奪聖知之法以制人
是以善人少而不善人多雖軒冕斧鉞不足以為
勸懲也信知聖知者天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
竊窺其機將為所奪猶魚之脫淵蟻得以困之矣
語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然則聖人之治天
下必有神而化之之術歟此一節自曷嘗不法聖人

至聖人者天下之利器凡十一處聖人字今本皆然唯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並作聖知考之前文世俗所謂知世俗所謂聖之語則說亦可通據當篇本意正論立法之多弊則從元本可也竊意張氏當時被旨校定及碧虛述解進呈之時恐其間論聖人處語或有嫌權易以聖知因而傳襲耳然有當用聖人處若曷嘗不法聖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不得聖人之道不行聖人已死聖人不死此

不可易者餘易為聖知亦自有理至若聖人者天下之利器則是聖知無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二十九

宋 褚伯秀 撰

胠篋第二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摘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
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
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
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

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擺工倭之指而天下始
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揚墨之口
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
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
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揚墨師曠工倭
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
也

郭註去其所資則不施禁而自止賤其所貴則不加

刑而自息除矯詐之所賴則無以行其姦巧小不平者
大不平之所用也外無所矯則內全我朴而無自失
之害矣夫聲色離曠之所貴也受生有分而以所貴引
之則性命喪矣若乃毀其所貴棄彼任我聰明各全
人含其真也夫以蜘蛛蝥蟻之陋而布網轉丸不求
之於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所能雖不同而所習不
敢異則若巧而拙矣故善用入者任其所能不責萬
民以工倕之巧衆技以不相能似拙而天下自能則

大巧矣用其自能是以規矩可棄而妙匠之指可擢也去其亂羣之率天下各復其朴而同於玄德彼曾史揚墨離曠工倖者所稟多方使天下躍而效之效則失我我失由彼彼為亂主矣若夫法之所用視不過於所見故衆目無不明聽不過於所聞故衆耳無不聰事不過於所能故衆技無不巧知不過於所知故羣性無不適德不過於所得故羣德無不當安用立所不逮於性分之表使天下奔馳而不能自反邪

呂註莊子所謂絕聖棄知者非滅典籍棄政教也不
以生於心而已擿玉毀珠者非出府庫棄諸山也不
以貴於心而已焚符破璽非燒而碎之也以信信之
則民朴鄙而符璽非所持也剖斗折衡非果剖折之
也以平平之則民不爭而斗衡非所持也然後民復
其性命之情而始可與論議矣塞師曠耳欲反聽也
我反聽則天下含其聰膠離朱目欲內視也我內視
則天下含其明攬工倕之指天下始有其巧削曾史

之行鉗楊墨之口天下之德始玄同則在我棄知絕
巧不見可欲而已彼外立其德而燭亂天下者則非
含聰明知德而反於性命之情者法之所無用也而
或者謂莊子真欲捃擊聖人縱舍盜賊殫殘法度者
豈可與之微言乎

疑獨註大盜盜法小盜盜物盜物者禁之以法盜法
者化之以道符璽本以行信斗衡本以致平及其弊
也行信者反為大不信致平者反為大不平此莊子

所以欲焚破剖折之使人目不入色耳不入聲心不入觸種種色相隔越於外而以性命為主收視反聽不慕離曠而得其性之固有是謂大巧若拙也曾史揚墨惑亂天下所以欲削其行鉗其口使之咸反於一天下之德始復於道而玄同矣人含其明則天下之明皆足以自照人含其聰則天下之聽皆足以自聞人含其知則天下之知皆足以自知人含其德則天下之德皆足以自得此所以不鑠不累不惑不僻

也彼曾史離曠數字者皆非充其固有之性使天下
勞神疲慮以徇之則是悞亂天下法所無用也

祥道註荀卿曰符節契券所以為信也上好權謀則
下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鈎所以為公也上好曲私則
下乘是而後偏衡石稱懸所以為平也上好傾覆則
下乘是而後險斗斛量槩所以為均也上好貪利則
下乘是而後鄙蓋法生於聖人之所不得已而行於
後王之善守有是人無是法上古不失為善治有是

法無是人末世不免於竊亂莊子之論不該於人法
相資至謂為是以量之為是以矯之則并是而竊之
乃欲焚破剖折而後已者蓋欲斂其散而一之落其
華而實之以復歸於道德之本而已矣

碧虛略而不論

虜齋云摘玉毀珠以至剖斗折衡皆是激說以結絕
聖棄知之意非實論也與老子不貴難得之貨使民
不為盜義亦相類但說得過當耳東坡云人生識字

憂患始豈欲天下人全不識字邪擢亂抽柞之爍絕
焚棄之外立其德重外物而失本心爍亂薰灼而撓
亂之也此段不過敷演前文以結絕聖棄知之意使
人全性同德而已諸解已詳不復贅釋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
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
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
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

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
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趨之則內棄其親外去其主之
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
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
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鈎餌網
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罟之知多
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
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

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喘奕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嗶嗶之意嗶嗶已亂天下矣

郭註民結繩而用之足以紀要而已適故常甘當故常美雞狗相聞不相往來無求之至也今羸糧趨賢

而棄親去主至治之迹猶致斯弊上好知之過也夫
攻之愈密避之愈巧禽獸猶不可圖之以知況於人
乎上之所多下不能安其少也性少而遂多則迷矣
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舍己效人不止其分善
其所善爭尚之所由生也吉凶悔吝生乎動而知之
所動誠能搖蕩天地運御羣生君人者胡可不忘其
知哉

呂註聖人之治常使民無知無欲無知也故結繩而

用之無欲也故甘食美服樂俗安居民至老死不相
往來此至德之世也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
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皆知非其所不善惡與不善
也莫知非其所已善美與善也復字無為則雖美與
善亦非性命之情也民不往來而自為族是謂種種
之民某所有賢贏糧而趨則役役之佞也其教我
似父其諫我也似子則嗃嗃之意此皆尚賢好知之
過由有知而後有聖人有聖人而後有大盜聖人大

盜皆知之所自出故是篇始終以去知為言

疑獨註當上古十二帝之時天下之民食無所擇而
甘衣無所擇而美其居其俗不擇地而安樂之雞狗
相聞不相往來人物繁息無求於外也老子曰不尚
賢使民不爭今贏糧趨賢不憚其遠者以名利滑其
天性此上之人好知之過也自弓弩畢弋至解垢同
異復明上好知之過以致魚鳥人獸皆亂而失其性
矣所不知者多知所已知者良知所不善者非可欲

所已善者可知也莊子欲人忘其外好充其自然之
理而不見可欲之善也上好知而無道日月山川之
悖爍四時之施墮矣下至小蟲小物皆失其性則大
者可知種種之民言各隨其所受性而生淳朴未散
也今舍淳朴而悅役役舍恬淡而悅噶噶宜其亂天
下也

祥道註軍多令則亂言多給則辯故知多則事多事
多則患多此治天下者所以貴夫小知去而大知明

也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則於窮理之
知為贅知非其所不善莫知非其所已善則於盡性
之仁為虧虧於仁贅於知則所知非真知所非非當
非矣天運曰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
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憊於虜虜之尾鮮規之獸莫
得安其性命之情與此喘奕肖翹義同傳曰多事生
之讎多言德之賊役役多事者也嗶嗶多言者也天
下惡得而不亂哉

碧虛註南華引上古容成大庭十二氏無為之治以證今世為治者之弊結繩則立法之始事不可終靜靜久則動也至於上好知而天下亂矣鳥獸不安其生況於人乎機詐之毒上干天和故草木昆蟲咸被其害太上云以知治國國之賊不以知治國國之福信哉斯言

膚齋云十二氏只伏羲神農軒轅見於經餘無聞焉或得於上古所傳或莊子撰出如佛言我於過去某

劫也以天地間觀之自伏羲以來載籍可考者三千餘年伏羲已前必有六籍所不傳者未可遽以為無也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趨之暗說孔孟在其間頡滑堅白解垢同異皆當時辯者之事以取魚取鳥獸之事與辯者並言亦是以曾史與斗斛權衡並譏之意求其不知者務外以求異求其已知者曉然易見自然之理也所不善在人者所已善在我者即齊物論所謂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言但知他人之非而不

知已之所是者亦非也大而日月山川微而喘粟肖
翹莫不失其性甚矣好知之亂天下也歎息一句結
了却以三代實之逍遙遊曰湯之問革也是已起句
也此曰三代已下是已結句也起結雖異同一機軸
此章舉至德之世上下無求民各自足以証今時
之不然十二君者其間或典籍未聞祝融以下迹
漸可考竊意伏羲已前民性素朴則繩猶未結也
故所食皆甘所服皆美樂俗安居何知帝力鄰國

相望而無攻掠之憂雞犬相聞而有阜豐之樂民
至老死不相往來則耕鑿自給無求於外只此數
句寫出太古淳朴之風蓋引道德經小國寡民章
語云後世遂至延頸舉踵羸糧趨賢棄主去親不
遠千里而求之尚賢之迹著使民求奇務異以尊
耳目所不及必有名浮於實者應之是相率而為
偽欲天下不亂可得乎下文文明好知之害物使生
民失性雖禽獸蟲魚亦不得安其性命之情矣皆

知求其所不知謂分外求知如測天地問鬼神之類所已知謂己之良知辨微危尊德性之類所不善己自以為非者責人求備之類信能於此精擇而謹趨之則知善皆出於真性情各歸於正不治天下而天下自治矣苟或反是則日月山川為之悖燦人民其能自安乎此皆原於上好知之過種種之民謂得祖氣之正可為種於天下者也

是篇以胠篋命題諸解罕及胠字之義唯林疑獨

云潛開也今考監韻胙脅也則胙篋者從篋之脅
旁開而取物此竊盜之行也經意謂治失其道法
令滋彰工以知防民民亦以知窺其上防之弗周
必將乘間而有之故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田成
子盜齊并竊其聖知之法以致身安國霸則知盜
亦有道而世俗之聖知不足恃也如此四子之不
免乎戮宜矣世間善惡二塗皆資聖人之道而立
然而為惡者常多趨善者常少則其利天下少害

天下多也。可知蓋消長之理猶唇齒川谷之相因。若重以聖知治天下其為盜跖之利不輕矣。為器以平之并器而竊之立法以治之并法而竊之吾將奈何哉。此實由乎為治者不能弘道德以公天下之情。然後姦雄得竊其權以為私利。天下有被其害者矣。南華務在絕聖棄知剖斗折衡思復上古無為之治。然其還淳反朴之要在明乎真知以正其所趨。復乎真善以全其所受而已。為欲矯

世俗之弊其言之不免乎過許覲有以激回之馬
蹄未足盡其喻至祛篋而極矣奈何道大難用徒
託空言獨唱於前卒無和者無怪乎古今抱道之
士高蹈山海而不返也吁使任治道之君子皆如
漆園之用心何患乎世道之不興淳風之不復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三十

宋 褚伯秀 撰

在宥第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

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而可長久者
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
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
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
始喬詰卓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政舉天下以賞其善者
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
罰自三代以下者凶凶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
性命之情哉

郭象註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真莫之蕩則性命不過欲惡不爽在上者不能無為故有誘慕好惡而民性淫矣所貴聖王者非貴其自治貴其無為而任物之自為也無治乃不遷淫堯雖在宥天下其迹則治也治亂雖殊其於失後世之恬愉使物爭尚畏鄙而不自得則同耳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此皆堯桀之流使致斯患人在天地之中最能以靈知喜怒擾亂羣生而振蕩陰陽也故得失之間喜怒集乎百姓

之懷則寒暑之和敗四時之節差百度昏亡萬事夫
落也慕賞乃善賞不能供畏罰乃止罰不能勝忘賞
罰而自善性命乃大足耳夫賞罰者聖王所以當功
過非所以著勸畏也故理至則遺之而三代以下匈
匈然與迹競逐以所寄為事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呂惠卿註天下者萬物之所一其常性常德即我之
性德是也在宥天下在宥我而已在者存之而不亡
任自然而不益宥者放之而不縱如園之宥物也不

淫不遷無為而已無為則無我無我則治天下者誰
哉故兩忘堯桀之是非也人生而靜何有樂苦是淫
其性淫其性未有不遷其德者也萬物負陰抱陽冲
氣為和人莫不有冲氣之和以與天地通而堯使民
樂其性至太喜而毗於陽桀使民苦其性至太怒而
毗於陰故傷其冲氣而墮四時之施寒暑之和不成
反傷人形矣至於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所謂兩
相傷也於是天下始有喬詰卓鷲非常之行喬則尚

高誥則窮盡卓則難及鶻則不羣皆非平易中正此
賞罰所以不及性命之情所以不得而安也

林疑獨註天下所自生者莫不自在天下所自得者
莫不自宥聖人觀天下自在之性而在之使各適道
遙之遊因天下自宥之德而宥之使各安其理義之
悅在之者使天下成其性宥之者使天下順其德故
性不淫德不遷聖人亦無為矣豈有治天下者哉心
無所苦謂之恬恬有安靜意心相承順謂之愉愉有

歡悅意喜則氣散而心動故不恬怒則氣逆而心鬱
故不愉人心未嘗不虛而至於悲喜者有物觸之也
堯桀之治天下雖善惡不同其觸人心而至於害性
則一非先王自得之理也其可長久乎人過喜則陽
氣常舒過怒則陰氣常慘喜怒哀始由於君政失中以
致民心失節上干天地之和而反傷人之形此相因
之理也故使人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皆言人形
被傷陰陽不和之狀喬詰言之好高卓驚行之尚異

天下因堯之迹而有曾史因桀之迹而有盜跖既譽堯非桀善惡交紛竭天下之物不足以為賞罰況其他乎上之人終以賞罰為事則天下之民豈能安其性命之情哉

陳祥道註有天下者欲開天而不開人為福而不為賊莫若在宥之而已在則莫之擾宥則莫之迫莫擾則性不淫故誘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莫迫則德不遷故同然皆得而不知所以得又孰治天下哉治天

下者不失於不怙必失於不愉不怙則大喜而毗於陽不愉則太怒而毗於陰蓋人身之氣與天地通流吾之陰陽毗於此天地之陰陽應於彼寒暑之和不成而反傷人之形矣於是天下始有求高探深尚異務捷者出皆非中道也不過於為善必過於為惡故舉天下不足以為賞罰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陳碧虛註上古之君存天下者寬之而已非有心以治之也故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斯無為而自治

也昔堯亡自存之道而施仁愛使民失常性以至親
之譽之桀無寬物之恩而務苛急使民失常德以至
畏之侮之性淫德遷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人之喜怒
通乎陰陽陰陽不和反傷人形矣喬詰高竒之論喻
曾史之流卓鷲獨行勇猛比盜陌之徒也賞善不足
言詐善衆罰惡不給言實惡多故喧譁競逐以勢利
為務何暇乎恬愉壽考邪

林氏肅齋口義云在者優游自在宥者寬裕自得天

下之人性皆不亂德皆不移又何用治之哉恬靜也
愉樂也喜屬陽怒屬陰毗益也醫書所謂有餘之病
致中和則天地位失其中和則四時不調而人亦病
矣居處無常謂妄動不成章失中道也喬者好高而
過當詰者議論相詰責卓者孤立驚者猛厲皆形容
不和之意曾史盜跖只代賢不肖字用心不和則賢
不肖皆非矣今賞賢而罰不肖則賢非真賢舉世皆
然賞之而不足言此等人多也人皆慕賞避罰以偽

相與則豈能安其性命自然之理哉

在者存之而已有天下而不與焉宥者矜而恤之
故視民如傷焉是以聖君端拱乎廟堂之上百姓
恬愉於畎畝之中性不淫而德不遷形聲和而天
地應上古至治之風也自三代而下凶凶然以賞
罰為事使民無以安其性命之情至戰國縱橫則
有賞之而不勸罰之而不畏者矣南華立有宥之
論有心於復古者歟人處世間日與物接理有逆

順喜怒不能盡忘在乎調之以宜發而中節不失
乎和而已若過喜過怒偏陰偏陽則寒暑為之失
序況於人乎原其太過之由本於堯桀之治一使
民欣欣一使民瘁瘁此喜怒之所由生也由是而
善惡著焉賞罰立焉天下始高亢其行窮詰其辭
卓異鷙勇於事為之間善者為曾史惡者為盜跖
舉天下不足以為勸懲何暇安其性命任治道者
至是亦無所施其術矣而江海山林之士猶拳拳

在念覲有以救藥而痊復之其言雖詖詭而心則
義黃之心豈可以迹異而輕議哉

而且悅明邪是淫於色也悅聰邪是淫於聲也悅仁邪
是亂於德也悅義邪是悖於理也悅禮邪是相於技也
悅樂邪是相於淫也悅聖邪是相於藝也悅知邪是相
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
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嚮卷僉囊而亂
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感也豈直

過也而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儼
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
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
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
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
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
下哉

郭象註當理無悅悅之則致淫悖之患存亡無在任

其所受之分則性命安矣然存此八者則不能縱任自然故為鸞倦僮囊矣不能遺之已為誤矣而又尊之豈不甚惑哉非直曰寄而過去乃珍貴之如此且無為者非拱默之謂各任其自然則性分安矣不得已者非迫於威形抱道懷朴任乎必然之理而天下自賓故出處語默付之無心神順物而動天隨理而行若遊塵之動任其自然而已矣

呂惠卿註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則所謂聰明仁義

禮樂聖知皆非其正不免亂德悖理而已八者存亡
皆可言無損益乎其真鬻割而不全卷束而不舒僉
積而不散囊結而不解皆所以亂天下而乃尊之惜
之齋戒以言鼓歌以舞以為天下之至真在是世迷
日久吾若之何哉夫臨蒞天下誠出於不得已而無
為則我奚為不貴愛以身於為天下而以徇之哉斯
則可以寄託天下者也貴則不輕其身愛則不危其
身託如託身寄如寄物則貴重於愛託重於寄也無

解五藏則不散而淫乎仁義無擢聰明則不引而厲乎聲色尸居龍見其見出乎無為淵默雷聲其聲出於不言神動則感而後應天隨則不召自來如此則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即萬物之以息相炊累則炊之積也萬物歸之如塵自集又何暇治天下哉

林疑獨註仁義者禮樂之體禮樂者仁義之文由性以充於內則與道為一由聰明以求於外則離道為名天下苟安其性命之在己者則此八者存之所以

立人德亡之所以立天道若夫徇名逐跡則此八者
始鬻割卷束僉聚囊括而亂天下此皆言其拘滯不
通之意而天下乃始尊惜之齋戒至舞之形容其尊
惜之狀吾亦無如之何矣夫君子為天下所歸不得
已而臨蒞莫若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無為所以治
已無不為所以應物堯舜之道不過此耳聖人入而
同乎天則無貴無愛天下亦不知有可尊可親故無
所寄託及出而之乎人則有貴有愛天下知有尊斯

託之矣天下知有親斯寄之矣無貴無愛冥乎神有
貴有愛存乎身身者神之所寄託天下又寄託於吾
身吾身寄託於天地天地寄託於虛空以是考之凡
有形者皆不免有所寄託也老子曰貴以身為天下
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意同而辭
異蓋於有徃意而未至若有似意而不實老子因有
天下者而言莊子為未有天下者而言若可者見其
已有天下而心不係於天下古之人若堯舜者是也

言可以者見其未有天下而心不忘於天下古之人
若孔孟者是也各有所主而已解其五藏則精神魂
魄意散而不全擢其聰明則耳目鼻口形逐而不返
豈君子治心養性之道哉是故居則如尸見則如龍
默則如淵聲則如雷四者皆出於無心應時順理而
已動如神之應物行如天之隨時唯其如此故從容
無為而萬物炊累若遊塵之自動我何與焉

陳祥道註聰明聖知仁義禮樂之於天下聖人豈強

為哉凡以應時適變不得已耳昧者守芻狗為神明
指蘧廬為聖宅豈直過而去之乃齋戒以言鼓歌以
舞如此而欲天下不惑也難矣貴以身於為天下則
為天下不若吾身之重愛以身於為天下則為天下
不若吾身之親此忘天下者也貴以身為天下愛以
身為天下非忘天下者也忘天下則適已而已非忘
天下則有以適人然皆未能無身也老子曰生非貴
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則無身者何貴愛之有

哉貴愛其身雖下於聖人亦天下之所願為君也故
可以寄托天下然老子於貴以身言若可寄愛以身
言若可託可以必辭也若可疑辭也寄其所付託其
所恃也以忘天下與非忘天下言之則可以若可之
辨明矣若夫寄託之說當從老子為正無解五藏則
道德不支於仁義之歧無擢聰明則耳目不沉於聲
色之偽尸居則無事龍見則事出於無事而未始有
事淵默則不言雷聲則言出於不言而未始有言如

是則順物而動其動也不以心而以神乘理而行其行也不以天而以人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如在橐籥之中而已又何暇治天下哉

陳碧虛註收視聽於內則聲色不能惑藏仁義於已則道德何由失約禮樂於身則邪偽莫能干絕聖知之迹則疵病莫能襲斯八者古人卷之以治身末世張之以喪本嚮卷難其卷僖囊亂其囊謂陳迹難其卷懷必至於亂天下天下不貴重簡易而反尊惜

繁難其惑甚矣故臨蒞天下莫若無為無為而性命
之情不安者未之有也貴身愛身於為天下者是貴
愛天下非貴愛其身也若是則得喪不在己憂樂不
為身故可以寄託天下也尸者不言而整肅龍者變
化而彰明道性其常如淵之靜默號令應時如雷之
發聲神運于內象見于外寬裕自守羣物動升雖云
不治天下而治法存焉

林氏庸齋口義云悅聖之聖近似能字猶言草聖故

於盜亦曰聖此皆不可以語孟字義釋之安其自然則此八者雖有亦不能為累巒卷局束儻囊多事齋戒跪坐言鄭重致恭鼓歌以舞不知手舞足蹈也蓋譏一時學者吾指他人而言汝輩如此果何如哉不得已而下說無為自然之治此三字便見有天下而不與之意以其身之可貴猶貴於為天下而後可以天下託之以其身之可愛猶愛於為天下而後可以天下寄之此二句文奇而理正禮記曰筋骸之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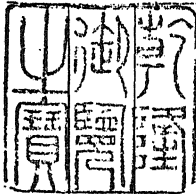
解其五藏即是不束擢抽也謂過用其聰明尸居即禮云坐如尸龍喻文彩威儀可則也淵默深靜不言其聲如雷神動天隨言動容周旋無非天理也此三句理到而文奇萬物炊累即是萬物以息相吹言我但無為於上而民自作自息如遊塵之炊累又何容心以治之

聰明仁義禮樂聖知八者雖出於人為各具自然之理行其所無事而已亡之不為失存之不為得

也若心有所悅則滯迹成弊害有甚焉者矣行其
無事則安其性命之情滯迹成弊則鬻卷僮囊而
亂天下也鬻卷謂拘束於仁義禮樂僮囊謂馳騁
其聰明聖知一人膠擾於上何望天下之泰寧然
天下猶慕而尊惜之齋戒以言則神其說跪坐以
進則重其傳至於鼓歌以舞則樂之無厭其感不
可解矣吾奈此何哉此重歎之辭不得已而臨蒞
迫而後動也莫若無為任物性之自然故貴以身

為天下則不賤其民愛以身為天下則能親其民
若是然後可以寄託天下矣寄託互其分不必分
輕重無解五藏斂五常而歸於道也無擢聰明泯
聲色而全其真也是故善處者以時而出其出必
神善寂者以時而鳴其鳴必大皆由己涵養之功
以符至神之運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從容無為
我自得也萬物炊累物自得也物我俱得而天下
治矣又何暇治天下哉 儉囊二字諸解並以亂

釋之而無音切按毛晃韻以儻囊之囊附獐字
條引莊子為註續考漢書賈誼傳國制槍攘上
音儻仕庚切下女庚切亂也詳此經文儻囊字舊
以亂釋之則當與漢書槍攘音訓一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三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錄監生臣蔣繼勳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直經義海纂微卷三十一

宋 褚伯秀 撰

在宥第二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
撓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強廉
歲雕琢其執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
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儼驕而不可係

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撻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驩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鉞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

脊脊大亂罪在櫻人心故賢者伏處乎泰山嵒巖之下而萬
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
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
之間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吾未知聖知
之不為桁楊桎梏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衲也焉知曾
史之不為桎梏跽嚙矢也故曰絕聖棄知天下大治

郭象註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言其易搖蕩也焦火凝
冰皆喜怒并積之所生若乃不雕不琢各全其樸何

冰炭之有俛仰之間再撫四海風俗之所動也靜之
可使如淵動之則係天而踴躍人心之變靡所不為
任而放之則靜而自通治而係之則跂而僨驕僨驕
者不可制之勢夫黃帝非為仁義也與物冥則仁義
之迹見迹見則世必徇之是使物撓也至若堯舜之
名皆迹耳我寄斯迹而迹非我故駭者自世世彌駭
迹愈粗粗之與妙猶塗之夷險遊者豈常改其足哉
聖人一也而有堯舜湯武之異所異者時世之名未

足以名聖人之實雖有仁義之迹而所以迹者故全也自喜怒相疑至誕信相譏莫能齊於自得立小異而不止於分知無涯而好之故無以供其求於是有所鈇鋸椎鑿之禍雕琢性命遂至於此若任自然而居當則賢愚襲情貴賤履位君臣上下莫匪爾極天下無患矣斯迹也遂攫天下之心使奔馳而不可止惡直醜正蕃徒相引任真者失其據崇偽者竊其柄於是主憂於上民困於下由腐儒守迹故致斯禍不思

捐迹反一方復攘臂用迹治迹可謂無媿而不知恥也桁楊以接摺為管桎梏以鑿杓為用聖知仁義者遠罪之迹迹遠罪民斯尚之尚之則矯詐生矯詐生而禦奸之器不具者未之有也

呂惠卿註在宥而不治所以不撻人心治而感之則是撻之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莫知其鄉也上下囚殺至其寒凝冰則非所宜撻者也俛仰之間再撫四海則出入無時也居也淵靜動也縣天儼驕而不可係

所謂操存而舍亡者也真人恐學者直以堯舜為未
至故又言黃帝以仁義撻人心其旨在於絕聖棄知
非其人有間然也聖知不去不能無以仁義撻人心
以我有心故也有心則有迹不免以身殉天下以至
於有所謂凶德而去之也自殷無朕至規法度此以
身殉天下者猶不能勝以不能絕聖棄知也施及三
王則下有桀跖之窮凶上有曾史之過善儒墨畢起
交相疑欺未有得天下之至正者所以性命爛漫百

姓求竭於是有斬鋸椎鑿之禍不得不然也故賢者
退伏而避患萬乘憂慄而不知所以為之方凡以
不能無為以反其性命之情而已今世殊死至刑戮
相望三語則又非三代之比而儒墨乃離跂攘臂於
罪人之間而欲與之論議是不知恥之甚也今欲救
之而不反性命之情重之以聖知仁義則是道天之
刑增固而不解重利桀跖使得為先聲而從之也
林疑獨註進上者好高排下者趨卑各有所制縛所

以為囚殺綽約柔乎剛強廉劇所以喪真雕琢所以
損樸名為治之實有以撻拂之也於是陰陽之患
焦火凝冰即躁勝寒靜勝熱之意俛仰之間再撫四
海言夢寐之頃得天下者如南柯枕中之事淵靜即
潛默懸天則所係高遠僨驕言其縱逸與心猿意馬
喻同法始乎伏羲至堯舜而迹著又述黃帝之迹而
行之以至股瘦而無胫脰禿而無毛徒能養天下之
形不能安天下之性憂苦其五藏以為仁義矜莊其

血氣以規法度陰陽交戰於一身其能安於性命乎
性命不安其能勝天下之情偽乎於是有流放之事
施及三王則法愈久而迹愈弊故有桀跖曾史之分
儒墨競起相疑相欺淳風既喪天下衰矣性命爛漫
百姓竭矣鉞鋸喻仁義繩墨喻禮法椎鑿喻刑辟皆
撻人心之具也故天下脊脊大亂萬乘之君無以安
其位矣殊死至相望形容囚殺之多而儒墨猶狗仁
義之迹離跂攘臂於其間欲有以抹之此不知本者

也蓋以迹治迹猶以火救火其能有功乎接榘校梁也淮南子云大者為柱梁小者為接榘鑿柄者鑿頭削木如柱頭柄也噉矢矢之鳴者桁楊因接榘而後成榘榘因鑿柄而後立聖知仁義者欲民遠罪之迹也民尚迹則矯詐生桁楊接榘於是而具唯去其所以撓人心者則天下治矣

陳祥道註孟子論人心曰操則存舍則亡莊子論人心曰儼驕而不可係蓋操之而不舍者人也放之而

不係者天也為治者不可以人廢天以人廢天非所以
在宥之也為學者不可以天廢人以天廢人非所以
充養之也夫人心排而下之則拘以囚進而上之
則怒而殺廉而劇之使傷而不全雕而琢之使文而
不質則陰陽之氣沴矣其僵也僨其起也驕執而係
之使閉而不舒則不肖之心應矣仁義內也故愁五
藏法度外也故矜血氣然仁義行而姦偽生法度彰
而暴亂作故堯之至治不免四凶之誅况三代以下

乎夫桀紂貴為天子臧獲所不為孔墨窮為匹夫而宰
相所憚貴賤之分在行不在位此所以言下有桀跖上
有曾史也相疑相欺以至脊脊大亂內刑也殊死桁楊
外刑也有外鑠則內刑至有內刑則外刑作故儒墨起
而天下亂然後刑戮相望也殊者絕之戮者辱之接摺
者桁楊之累接摺非桁楊桁楊因接摺而後具鑿柄非
桎梏桎梏因鑿柄而後成聖知仁義非罪惡罪惡因
聖知仁義而後致故以聖知譬接摺仁義譬鑿柄也

碧虛註人心本靜撓之而亂排謂毀之進謂譽之
炎涼其外冰炭其內機心一發即徧空際成心縱
蕩甚於奔馬也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心堯
舜又勤苦以養天下為仁義規法度然猶不勝也
是以流放四凶延及三王天下驚駭儒墨並興相疑
相欺德異而真散知流而民竭故聖賢伏處以全其
生在位者憂危而莫救也法令之嚴由於撓撓至刑
戮交馳於道其搢紳高論之所致乎始有聖知仁義之

利終成術揚桎梏之害故賢者在位日約其法
昧者在位日滋其令治迹澆淳在人而已無道
之君亦必假聖賢法度以行其暴豈非曾史為
桀跖嚆矢哉

庸齋云此一段把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合觀尤
妙排下者不得志之時心趨向下得志則好進不已
心愈向上上下下皆為囚殺自累自苦也剛強之人或
為綽約所柔項羽涕泣於虞美人是也廉劇圭角雕

琢磨礱少年得志多少圭角更涉世故皆消磨了焦
火凝冰形容其喜怒憂恐一俯仰間其心中往來如
再臨四海之外言疾急如此淵靜喻不動念一時起
如懸係於天也債同憤債亢厲之狀係猶制也此段
模寫人心最為奇妙股無股髀肉不生之意脛無毛
勞其足也矜梗其血氣猶云柴其內規為仁義法度
勞苦如此猶無如天下何故有流放之刑四罪而天
下咸服本舜事而莊子喚作堯此是其辭參差而諷

詭可觀者也。延及三王下而小人則為桀跖之行。上而君子則慕曾史之名。起儒墨之爭而相疑相欺。性命之情到此都狼藉了。百姓求竭言無以應之也。既不勝天下。遂至於用刑。故賢者隱遁而君自勞。被罪者益衆而儒墨於此時猶高自標致。支離翹跂於衆罪人之中。可謂不知恥也。甚矣衎楊械也。接檟柶中橫木楔嚙。夫今之鄉晉箭也。

天下不治。然後有治之之名。民心不臧。然後用臧。

之之術治術之設興於中古立法之君而弊於後
世狗迹之臣經所謂木植之性豈欲規矩鈎繩哉
崔瞿不明人心本具至善乃欲以政治善天下之
心老聃告以但勿撻之足矣何作為以善之今人
心之弊多好抑下尊高所以至於爭競因殺而不
知綽約所以為柔剛強之道遂廉劇其鋒雕琢其
質喜怒外觸冰炭內攻一點冲和幾何而不銷鑠
哉况念頭一舉萬水千山淵靜天縣不足為喻此

所謂僨驕而不可係者也上古無為居民各適處
以混芒而得澹漠焉黃帝為治始以仁義撻人心
至堯舜則政治畢具撻之愈深撻之既深犯之必力
故不免施四凶之誅而天下大駭恩害相生理之
必至者也上有不同之治下有不同之德性命爛
漫而無以復百姓求竭而無以供於是斲鋸椎鑿
之禍興天下大亂不可救藥賢者獨處以避禍萬
乘憂慄而苟存以至殊死者相枕於道路刑罰不

中可知矣而為治者乃始攘臂乎桎梏之間謂已足以任繁劇而善治亂也殊不知弗悟致亂之由實為自名無異置人於墊溺而後褰裳力拯以為恩非惟被遭困厄而已亦勞且憊矣由是知世所謂聖知仁義未必不為桎梏桎梏曾史楊墨未必不為桎梏利器也道德經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斯為不治之治歟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

之上故徃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
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
以遂羣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
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
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謏
謏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
間居三月復徃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
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

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
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
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
精乃可以長生日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
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為敗我為汝遂於
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
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
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

未嘗哀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
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
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
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
去汝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
為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郭註問至道之精可謂質不任其自爾而欲官之故
殘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則天下治矣窈冥昏默皆

了無也老莊之所以屢稱無者明生物者無物而物
自生耳忘視而自見忘聽而自聞任其自動故閉靜
而不天慎內全其真閑外守其分知無涯故敗也極
陰陽之原則有官有藏但當任之任性命之極極長
生之致身不天乃能及物也物無窮而入以為終徒
見其一偏耳皇王之稱隨世上下得通變之道以應
無窮一也失無窮之道則自信於一偏不能均同上
下故俯仰異心土無心者也生於無心故當反守無

心而獨徃入無窮遊無極則與化俱日月參先天地
為常都任之也物之去來皆不覺故以死生為一體
無徃而非存也

呂註空同之上無物而大通之處道為無名之樸故
曰質陰陽道之散故曰殘雲氣不待族至益以荒矣
則非輔其自然而有以虧之閒居三月齋戒之至順
下風而進循本以求之治身而可長久者唯道為然
是乃問其質也窈冥則無形言所不能論意所不能

致而有所謂精者可知言則非其極也必至於昏昏
默默乃所以為道之極此言道之體無視無聽至乃
可長生則與之入道也抱神以靜則形不期正而自
正必靜必清言其不可撓而濁之形不勞而全精不
搖而復乃可長生矣夫神無形而麗物不麗於物而
反乎無見無知不守其形將安之乎慎內則塞其兌
閉外則閉其門此養神而保之之道反是則多知而
敗矣人未知道則域於陰陽而未嘗至其原無見無

聞無知則遂於大明之上入於窈冥之門得是而窮
之則知天地有官其官也以此陰陽有藏其藏也在
此慎守汝身物將自壯則奚為而外求哉黃帝又語
以向之所謂無見聞知道之體而已至其用則無見
乃其所自見無聞乃其所自聞無知乃其所自知也
蓋道之為物無窮無測而遂止於無見聞知則是無
窮而以為終無測而以為極也得道者為皇為王以
其神明而皇王之所興起也失道者見光為土以其

形不出照臨覆載之間也百昌生土反土以其形而已故余將去入無窮遊無極則以為終極者非知我者也與日月參光則其明不息與天地為常則其久無窮當我緝乎不知其為當也遠我昏乎不知其為遠也人盡死而我獨存則求之吾身不知何物而可以及至於此也萬物之靈唯人為最造化之為人不知幾何而一遇而人之聰明恂達可以與此者又幾何而一遇也而不孜孜焉則彼以慈為寶者固不厭數

數言之也

疑獨註黃帝為天子歷年已更陰陽之數以治天下
故言其迹廣成不治天下故言其道黃帝欲取天地
官陰陽此至命體神者所為陰陽言其氣天地言其
形氣精而形粗精者神之質陰陽者道之殘蓋可問
可答者易散而為天地也可官可任者神散而為陰
陽也雲氣未族而雨則陰陽失其理草木未黃而落
則萬物失其道以至日月昏晦皆非神人之治也問

居不以物累三月數之小成至道之精太易也至道
之極太極也陰陽生於太易天地生於太極窈冥昏
默則未有象數故謂之精謂之極目不亂於色耳不
亂於聲故神全不動邪氣不干而形止於一矣無勞
汝形老子曰載營魄是也無搖汝精老子曰抱一是
也魄者形之主一者精之數學道者當廓其志勿累
於形使人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則可抱一而體神矣
今人死而有升沉之異者由滅神徇形以神從魄故

至淪於幽陰化為異物若神全之人雖魄之陰滯將
與神為一而無所不之也目無見則內視耳無聞則
反聽心無知則無思故塵自外隔根自內固而形可
長生也慎內則真不散閉外則塵不入此為道日損
之意多知則務日益所以為敗也大明之上顯道也
窈冥之門玄德也至陽無陰至陰無陽原者陰陽之
本萬物所自出彼物無窮無測而以為終極者以人
言之耳皇者王之所自出天道也王者出於皇人道

也光以言天土以言地蓋得道者出為王入為皇無
所不可失道則有所徧在上見光在下為土而已今
天下百昌之物始出於土終化為土土豈有心於物
哉人生於無形死於無形豈能係於人間余將去汝
言身雖在人間而心已離之而與造物者遊矣無極
不見其始無窮不見其終門者出入所自野者空曠
而無適莫也與日月合其明與天地合其德故至人
之心若鏡物來則應物去則忘當我物來也緝乎有

係物意遠我物去也昏乎有忘物意物之去來皆不
覺也人其盡死而我獨存言神人與造化為一死生
不得與之變也

祥道註夫天地有官可任而不可違陰陽有藏可委
而不可離欲官陰陽以遂羣生則是以人御天而逆
其自然物幾何而不殘乎老子曰道甚夷而民好徑
又曰益生曰祥苟欲速而益之則子生未孩而始誰
雲氣不待族而雨何異乎揠苗者哉此所以上悖日

月益以荒矣黃帝退捐天下能外物矣未能外生所以問治身之道廣成子告以必靜必清則與外生得之矣故又告以物無窮極也昏默則視聽不可見聞窈冥則搏之不可得也耳目者心之寇故必無視無聽然後抱神以靜動濁者形精之蠹故必靜然後無勞形必清然後無勞精此所以貴閑慎而不貴多知也陽為顯故遊於大明之上陰為幽故入於窈冥之間守其一精之至也處其和和之至也舍德之原比

於赤子精和之至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失道前
無始而後無終與有數者異上不皦而下不昧與有
體者異光者陽之精土者陰之質失道則上役於陽
故見光下制於陰故為土而已萬物生於土又反於
土吾將去之也與日月參光則合其明與天地為常
則合其德當我緡乎與我合者緡而為道遠我昏乎
與我遠者昏而為物入其盡死而我獨存謂彼則盛
其枝葉以傷根柢此則深根固蒂以存其枝葉也

碧虛註有所欲有所取非精妙也乃粗質爾有所法有所治非全真也必傷殘矣自而治天下陽災陰沴二景失明又奚足以語至道哉黃帝退捐天下膝行而問修身廣成始告以窈窈冥冥強名道之精昏昏默默強名道之極不以色為色不以聲為聲故神靜而形正靜則神不勞清則精不搖不妄視故無見不妄聽故無聞不妄想故無思三者真故神住形留也慎內則虛心閉外則塞兌蓋懼夫多知之為敗故能

超乎陰陽會乎道域也三辰煥明五嶽安鎮天地有
官也四時資生萬物結成陰陽有藏也自治則物化
而日強純一則冲和之所聚故修身千二百歲而形
未嘗衰李淳風天元生物薄云千二百謂之大尅一
曰陰陽之小紀也道本無始豈有終不知誰子豈有
極上為皇而下為玉域中之大也上見光而下為土
同一物也萬物自生自滅吾亦倏來倏去太虛之門
無窮造化之野無極與日月參光不自顯也與天地

為常不自異也物之當我如絲緒緝然而不覺物之
遠我如暗冥昏然而不知人其盡死理當隱景而我
獨存吾有不亡者是也

庸齋云官陰陽使陰陽各當其職物之本然曰質即
前言至道也物之殘謂害物之事天地陰陽皆自然
之理五穀羣生亦自生自遂有心以官之反為物害
矣雲不聚而雨此有而彼無葉不待黃而落失時也
窈冥昏默微不可見無視無聽耳目俱忘靜而無為

形則自正神必清靜形不勞役氣無動搖則可長生
今修煉之學原於此無勞無搖此無與勿字同有禁
止之意無見無聞無知又解無視抱神兩句慎內不
動其心閉外不使物得以動心也不識不知而後德
全多知則敗事矣大明即太虛窈冥即無極言人身
自有天地陰陽我之天地各官其官我之陰陽各安
其所則此身可以慎守物物皆自堅固物謂我身所
有之物所守者一而不雜所處者無不和順所以千

二百歲而形不衰廣成子之謂天言其與天合一也
物安有窮而人必求其所終物豈可測而人必求其
所極以有涯隨無涯也易不終於既濟而終於未濟
是知物無窮無測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亦指
無窮無測者言之上為皇下為王如天下篇內聖外
王皇無為王有為非三皇與三代之王也上見光者
日月下為土者地也言居天地懵然無知舉頭但見
日月低頭但見地下而已百物生於土反於土神竒

臭腐交相化也去汝者離去人間無窮之門無極之
野言天地之外故可與天地日月同其長生也緡同
冥昏暗也當我迎我而來遠我背我而去物之去來
我皆泯然而不知也

空同一作崆峒司馬舊註云當北斗下山也爾雅
北戴斗極為崆峒山自古雖有此山似亦意有所
寓斗居天中幹運萬化山戴斗極地之中也空同
當天地之中喻人之一心處中以制外善居之者

物莫不聽命焉。廣成子或云：老子亦不必泥迹，但言古聖人也。黃帝往問至道，答以天地之精，渾淪曰質，陰陽之氣已判，曰：殘。汝所欲問者，猶近乎道。汝所欲官者，殘餘而已。去道已遠，何足議哉。黃帝退而閒居，復往問治身之道，始告以無視無聽，抱神正形，必靜必清，無勞無搖，至彼陰陽之原，修身之道極矣。天地有官，陰陽有藏，蓋指身內而言，使人善求之，千二百歲，特揆人間短景一紀之數，若

要其分靈降氣生化之源則亘古窮今可也自有
天地陰陽則有人有物後乎吾身巧歷莫筭斯為
無窮無極而人以為終為極者以形化觀而不覩
其不化者耳上為皇而下為王此以得道而言不
在有位而稱也故雖時有不同命物之化則一上
見光而下為土言失道之人精魄化燐火骨肉歸
塵土是為虛生浪死徒勞造化之鼓鑄者也百昌
之生土反土亦在乎得道失道之分道無得失物

有去來出機入機所以為化余將去汝言我不歸
土而升於太虛則與二儀兩曜同其長久矣當我
近我者緝乎與道合也遠我背我者昏乎冥暗無
知也人其盡死謂衆人終於化而我獨存此我非
九竅百骸之我乃清靜明妙虛徹靈通本來之我
不可以色見聲求是以先天地生獨立而不改也
竊惟二聖親傳道要具載此章初無甚高難行之
事易簡明白若此後世薄俗好奇尚怪設為存想

抽添交媾採取之說勞神苦形以求泰定至有以
盲引盲騁冰車於火山而弗悟者幾何而不喪其
所自生哉吁世無真鑿久矣因伏讀廣成遺訓得
以發余之狂言亦將有以狂而取之者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三十二

宋 褚伯秀 撰

在宥第三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爵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上贄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髀爵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聞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

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為之奈何鴻蒙
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
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
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
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執掌以觀無妄朕又
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
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
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

及昆蟲噫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噫
毒哉僂僂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
噫心養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
與物忘大同乎滓漠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
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
離之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
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郭註不知所求而自得所求不知所往而自得所往

故內足者舉目皆自正也夫乘物非為迹而迹自彰
猖狂非招民而民自往是以為民所做效而不得已
也若夫順物性而不治則情不逆而經不亂玄默成
而自然得解獸羣而鳥夜鳴則離其所以靜草木昆
蟲坐而受害矣蓋有治迹亂之所由生也噫毒哉歎
治人之過深僂僂坐起貌嫌不能隕然遠放故遣使
歸夫心以用傷則養心者其唯不用心乎理與物皆
不以存懷而付之自然則無為自化同乎泮溟與物

無際莫然無魂坐忘任獨渾沌無知而任其自復乃
能終身不離其本知而復之與復乖矣有問有闕失
其自生默而知之常自得也

呂註雲將以澤天下為已任者扶搖之枝動之末也
鴻大而蒙被觀其名可知願合六氣以育羣生則有
意乎澤天下曰吾鼎知是真知也人莫不有求有徃
我則不知所求不知所徃凡以無知而已鞅掌拘係
貌雖遊者若所拘係而吾觀有天下之真不過此物

而已萬物並作吾觀其復復則不妄朕又何知自以
為猖狂則無為已民之故則未能無為天則無為物
則無知有知有為則亂天經逆物情而玄天弗成矣
歲有玄天冬至是也月有玄天晦日是也日有玄天
夜半是也而人亦有玄天古之求正氣之所在而以
存其精神美其根本者未有不知此非所以彰彰言
之也夫唯玄天所以弗成而災及鳥獸昆蟲者凡以
不知無為而治之之過也毒所以治疾無為而治之

猶無疾而毒之僂僂乎歸矣欲其反本以求之人莫
不有成心在乎自養而已自養則無所事為而物自
化墮形體則不知有六骸吐聰明則不知有耳目倫
則理之在我物在外者也滓溟氣之虛而待物者我
與物忘而同乎滓溟則心解神釋而莫然無魂此所
以處無為之道也云云物之方興我則不知使物歸
根亦不自知則渾沌旁礴而為一以至終身不離無
問無關而物自生也方其無知不知其無知也而曰

此名無知邪則是問其名此果無知邪則是闕其情
猶物之方生別其根而視之未有能生者也天之所
以造物亦若是而已矣

疑獨註雲將雲主帥鴻蒙陰陽未判之氣扶搖指風
喻其無形遊者任其自適列子所謂至遊是也雲將
未見道體故指時事為問而願合六氣以育羣生鴻
蒙曰遊未能無示終曰吾弗知吾弗知則無示矣此
道之極致也鞅掌謂制縛始雖有所制縛而終亦自

得舉目皆正而無妄矣其所觀如此我又何知蓋以
不知為知是真知也天有經物有情亂而逆之玄天
所以不成玄者妙之體天言自然也鳥獸昆蟲皆具
性命之理順理則安逆理則亂今強治之是解其羣
而使夜鳴也曰心養者萬法由心起養之以理鎮之
以靜物來則應物去則忘然後能無為而無不為離
形去知同乎大通人倫物理混而為一故解心釋神
莫然無魂此人道之極由之而合乎天者也夫物云

云指幻化各歸其根言空性幻化有滅空性無壞故
至於命者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知之則道離矣始
有所制於是有名性命所在於是有情名與情皆非
神人復命之事無問其名則名不害實無關其情則
情不勝性物故自生言萬物之理得矣雲將聞言而
悟天指鴻蒙降德示默皆言神人接物之意得無所
得故起辭而行

碧虛註雲將主雨澤之帥東遊行仁惠之方扶搖之

枝風先所經鴻蒙元氣也遊者元氣運動之謂上不
降則下不昇五運乖則六氣悖有宋之野膏澤之所
也不知所求則於物無係不知所往則縱物無心物
雖衆多羣分自正朕又何知哉雲本無心而民隨之
即有心也將不得已而民效之則有迹也有意變常
則亂任已役情則逆既亂且逆天理難成故山林無
靜景林藪少和氣由於法度太明制割深刻之所致
也心養謂以心惻養無為則養心有為則心養心非

我有性原本空動靜不知同乎滓溟光景俱滅歸於
窈冥混沌不離知則離矣無名無情何問何關哉在
默何求云德不得起辭而行即是妙用也

庸齋云扶搖之枝即扶桑日出之地育羣生之間與
前章黃帝之間同鞅掌紛汨無妄真也紛汨之中而
自觀其真不得已於民言欲謝絕之而不可民之放
以我為法也天經物情皆自然以有心為之則亂逆
其自然故玄天弗成玄虛也猶云先天下能輔物之

自然而使失其性則草木昆蟲皆被禍矣此有心以
治人之過故歎曰毒哉僂僂乎使之急歸也心養者
言止汝此心自養得便是不曰養心而曰心養當仔
細體認汝但處於無為而物自生自化將從前聰明
皆吐去之倫與淪同泯沒而與物相忘則與滓溟大
同矣滓溟無形無氣之始解去有心之心釋去有知
之神無魂猶無知也各復其根生者必滅雖滅也而
不滅滅者又生故曰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無

知無覺則終身不離乎道纔有知覺則是離之凡有分別之謂名有好惡之謂情無問無闕則無分別好惡此即無為自然故物各遂其生矣天賜我以自然之德示我以不言之理反身而求已得此道得其所得拜謝而去也

雲將施雨澤調陰陽者過扶搖之枝喻趨動境明其欲出而澤物也鴻蒙元氣爵躍而遊言運動自適元氣運而雨澤施焉譬聖君在上而人化雲將願合

六氣以育羣生不免於有心與前章取天地官陰
陽義同鴻蒙以不知答之道盡於此雲將不能領
會而退泊再遭鴻蒙復有問始告以不知所求不
知所徃言求諸已而足不在遠問他人浮遊於世
鞅掌自得故足以觀見真理又何必向外求知哉
此數句發明有以教之而雲將猶未悟乃自陳其
猖狂不得已於民之狀鴻蒙就箴其失謂汝徒務
多言多事以亂天常逆物理其玄默之天敗故飛

走草木昆蟲皆失其所此治人之過也毒訓治言
有治天下哉汝歸休乎無復多問雲將心疑未釋
再願聞一言鴻蒙告以汝所疑者為心失其養心
者神之舍養以無為則神全神全斯足以化物自
墮爾形體至莫然無魂乃心養之訣至極則養亦
忘矣萬物云云各歸其根動極必靜自然之理何
容知識於其間但當渾渾沌沌守而勿失知識一
萌則離道矣問名闕情皆屬乎知尚能絕此則任

物自化何在乎合六氣以育羣生哉雲將乃悟多
言足以害道示默之為降德在反求諸身而已由
是知以澤物為己任者勞而罔功任天下之自治
者逸而俱化盖育萬物和天下不越乎全神養心
之功古之神人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者以此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
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為心也夫以出
乎衆為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

衆矣而欲為人之國者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處乎

無響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
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無已惡乎
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郭註心欲出羣為衆儔也皆以出衆為心所以為衆
人不能相出矣衆皆以出衆為心而我獨無往不同
乃大殊於衆而為衆主也吾一人所聞不如衆技之
多故因衆則寧不因衆則衆之千萬皆我敵也夫欲
為人之國者不因衆之自為而以己為之此徒求三

王主物之利而不見已為之患也三王之所利豈為之哉因天下之自為而已以一已專制天下天下既塞已何由通故一身不成而萬有餘喪悲夫有土之君不知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言不能用物即是物耳不足以有大物夫用物者不為物用斯不物矣不物故物天下之物用其自為而不窮也人皆自異而已獨羣遊是乃獨往獨來獨有斯獨矣且與衆玄同非求貴於衆而衆人不得不貴斯至貴也若信其

偏見以獨異為心則雖同於一致故是俗中一物耳
非獨有者也夫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
大人之於天下何心哉使物之所懷各得其盡問者
為主應者為配處乎無響則寂以待物行乎無方隨
物轉化也挈手提萬物使復歸自動之性即無為之至
矣以遊無端則與化俱出入無旁立同俱表與日俱
新故無始終也頌論大人之形容與天地無異有已
則不能大同天下之難無已者也已既無矣則羣有

不足復有之覩有者昔之君子能美其名者耳覩無者天地之友任其獨生者也

呂註道之無為自然非特人君體之而以道佐人主者亦當因衆以寧無事於為人之國也一人所聞不如衆技之衆而欲自任以為人之國則其不喪者僥倖而已三王之興君臣之相與固有以是為利者而末世多以是為患欲為人之國者攬其利而不見其患也黃帝問廣成堯之見四子皆以大物為患欲明

物物者之非物而已吾所體者道道外無物是以謂
之獨有夫大人之教若形聲之於影響而不為天下
先此所以為之配也處乎無響則寂然不動行乎無
方則未始有封故能挈天下而往以復之撓撓而不
必靜是所謂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而藏天下於天
下也故能遊乎物之終始而方之所不能闕時之所
不能拘也頌論言也言則出於不言形軀形也形則
象於無形如是則大同而無已矣無已烏得有有哉

薰然慈仁謂之君子聖人所以與人同也則覩有者
特可謂之君子而已至於覩無則天地之友與人同
者不足以名之也

疑獨註惟至於命者喜怒好惡皆出於正若同乎已
而喜之異乎已而惡之此欲以出衆為心曷嘗出乎
衆哉惟學以窮理思以盡性而至於命則不求出衆
而在萬物之上矣明先王之道因衆人之知以安其
心則已之所聞不如衆技衆矣合衆技而成已之能

非聖人孰能與於此三代之王為國而受其利未必
有害後世襲其迹而不明其本此以人之國僥倖也
其成人之國一猶不足而喪人之國萬猶有餘蓋恐
當時有土之君不知僥倖喪國之患也凡為人所有
者皆物而有土為大今有生者雖至久不能生生有
物者雖至久不能物物唯不生者能生生不物者能
物物故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也
聖人不物於物物非有也非不物於物物非無也明

乎此則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蓋能出入六合遊乎九州治天下百姓聖人之妙理也獨者離陰陽而無對獨徃無所因而徃獨來無所從而來獨有無所有而有也至貴莫之爵而常自然者無所受命者是矣大人之教聖人之應物也響之答影之隨皆無心於形聲而不知所以然聖人之於物亦若是而已無問則寂有問則應任其自然而盡天下之所懷使各安其性命而為天下配此論聖人之業前云獨有至貴

則論聖人之道也處乎無響故不聞其聲行乎無方故不見其形此至靜也挈汝萬物同適乎至靜然後出而應物於撓撓之間故能與造物者遊乎無端出入無旁也日新無故則無始無終矣樂其意然後能頌得其理然後能論孟子曰惟聖人可以踐形言可者僅可也莊子論神人則頌論形軀合乎大同與孟子相表裏大同則公而無私故能無己無己惡乎得有有有非常有無非常無故覩有者不見其無覩無

者不見其有不見無是溺於色不見有是溺於空二者皆倚於一偏而非全也故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昔之君子施之於命則泥矣天地之友施之於天地之間則無不通也

祥道註古之得道者虛其心弱其志心虛則無分別之妄志弱則無夸企之非如是則和光同塵豈以人之同異於已而為之喜惡哉是故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求出乎衆而不得不出乎衆矣世俗

則不然因衆之同以立已所聞之異則衆之千萬皆
吾敵也吾一人之所聞安能出乎彼哉此所以不如
衆技衆矣雲將猖狂而民隨所徃皆以出衆為異至
於災及鳥獸禍及昆蟲非夫攬三王之利而不見其
患者乎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可以相遠
故明乎物物者之非物則吾心非物也心非物故能
物物物物非特物物又能昏然喪其大物乘雲御龍
出入六合而獨往獨來矣獨有矣物者不能無之不物

者不有之也吾能不物而吾之所以不物者又非物孰有出衆之心哉不出乎衆是出乎衆也心不出乎衆是不有其有而其實歸於獨有不貴其貴而其名歸於至貴老子所謂不居不去無私成私是也影固無情於形形立則影見響固無情於聲聲至則響應其見也枉直不在我而在形其應也清濁大小亦不在我而在聲大人之教如此故有問應之盡其所懷不惑愚也為天下配不為主也處乎無響則其默足

以應物行乎無方則其動足以周物復之撓撓與鞅
掌以觀無妄意同遊乎無端與遊乎物之終始意同
形者生之質軀者形之別頌之所以樂其生論之所
以究其本合乎大同則天地並生萬物為一庸有有
已之累哉

碧虛註大人者聖人之總名大人以自治之道提挈
萬類適性而動歸乎本源道無首尾日新無故頌美
大人之容儀而與道冥也冥已則藏物物我都忘惡

得有有人之君子未能忘形若自忘者始能化物也
庸齋云欲人同己而不欲異己是以我出乎衆人之
上也以己之所聞必欲衆人皆歸向而後安則雖欲
出衆而不出乎衆矣若謂之獨見必衆皆不知而後
可既欲人人同我則我不如衆人之技多矣如此而
欲為人之國是攬取三王之利而不知其必為患害
也以此謀人之國是以僥倖為心但見有喪安得有
成有國者未知其人而為其所惑也此分明譏當時

歷聘遊說之士物物者有心有迹不物者無為自然
無為則無所不為故曰不物故能物物若知物物之
不物則豈特治天下而已出入六合遊乎九州言道
超乎萬物之表也操縱闔闢於造化之間而與天為
一非人可得而二之故獨往獨來是謂獨有如此則
至貴矣大人即獨有之人形必有影聲必有響自然
之理有問於我則盡此懷而應之以此對乎天下是
以一身而當天下之大也我為主配為賓無響無聲

無臭無方無迹也撓撓羣動無已貌挈舉世之人往
歸於撓撓之中言雖出世而不外世間是出世世間
非二法無端無旁皆無極也不見其始安知其終以
形軀而論贊之合乎天地之間皆同此身既與萬物
皆同則無已矣何者為有昔之君子但見其有與天
地為友方見其無其曰昔之君子自堯舜而下皆在
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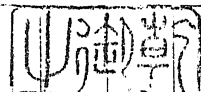
惡異而喜同重己而輕彼此世之常情以出眾為

心者也衆同已而喜之則已與衆無異矣曷嘗出
乎衆哉若此而欲為人之國是覽已往之利而不
見方來之患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其存人之
國至萬有餘喪乃行文竒筆悲夫有土者之不知
蓋警其為民上者有土大物也有而不與焉斯可
以物天下之物若執而有之為物役矣儻能明乎
物物者之非物則奚止治天下而已出入六合遊
乎九州即乘雲御龍遊乎四海之義故能獨往獨

來物無與偶獨有斯道非至貴而何大人之教若
形聲之與影響隨扣隨答不違民願為天下配則
不敢為主而為客應出乎感非求應也處乎無響
響請同嚮言居無不在也行乎無方動無不之也
挈汝適復之撓撓一句頗難釋諸解亦未甚顯明
審詳經旨與道德經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意同
盖大人之教主在動而化物故遊乎無端無旁而
與日俱新也無始終也頌論猶議論議論大人之

形容合乎大同與道無異即道德經孔德之容唯道是從之義諸解多著意於頌論二字故於下文說之不通大人則無己已既無矣何物足有哉君子則務學期造乎是道以未能忘物而所覩無非有猶庖丁始解牛所見無非牛昔之君子尚然今之君子又可知矣故思覩無之人而尊之覩無則絕學而至於道猶庖丁三年之後目無全牛矣天地生於無者也能覩天地之所生則與之為友非

過論也。若夫德契自然，道超象外，揮斥八極，出入無可以提挈天地，把握陰陽，豈止乎與之友哉？故康節先生云：天地自我出，其餘何足言。


嚮字舊無他音，似與下文不協。宜讀同嚮。嚮猶方也。養生主若然嚮然，讀同嚮。應帝王嚮疾，強梁舊註云：如嚮。應聲之疾，則二字古通，互用。此處緣上文有聲之於嚮，字混淆差誤耳。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三十二